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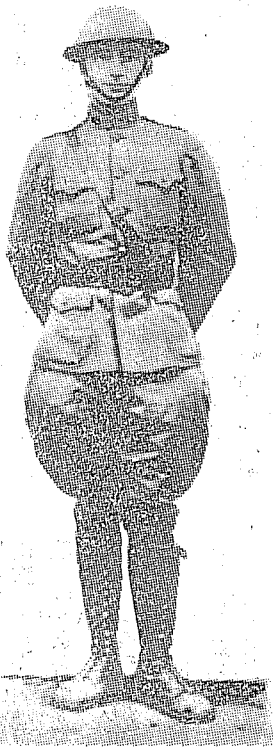
杜魯門的早年

杜魯門原著·陳民耿摘譯

我做總統遭遇一種困難便是新聞界對我個人事蹟以及家庭的好奇所動而生的困擾。對於我早年的生活故事寫了許多，捕風捉影地來作預言，報告常常不正確，有一本寫給兒童讀的書敘述更是異常離奇，不加糾正不知將伊於胡底。因此簡述我的略歷：

兒時祖父特別疼愛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嚴與先慈結婚。我於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申時生於密蘇里州的拉馬，翌年移家卡司郡先嚴設農場於此，一八八



在密蘇里州當國民兵時的杜魯門。

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舍弟維金生……過二年舍妹馬麗仁生。先嚴隨侍先祖父。他對維金與我特別好，我們被其嬌養壞了。先祖母早世。外祖父楊姓，我們三四歲時常在楊家農場玩。我有一截尾的貓，與一黑狗。老貓睡於爐邊小尾為煤火所灼癩，猶憶其作悲慘的叫聲，此其尾所以甚短也。貓狗常隨我們弟兄一起玩，我曾屢次把鄰兒從小車上推入溝內，渾身都是泥土，以此為樂。

農場裏秋後宰豬，製臘腸、醃豬耳或豬腿、與豬腳，有個碩大的鐵鍋煮豬油——這個油鍋還在我的弟弟那邊。

我有好幾位姨母，有的教我打紙牌，有的教我戶外遊戲。先嚴曾買來一小馬讓我在農場裏騎。我們的農場六百英畝之外還有一千左右英畝在四英里外。我們移住獨立城後還是做農場的生意，我和弟弟們也在此時初上學校。我結識新知頗多，其中一

個鬻曲的黃金髮女郎我最愛慕。

耶穌聖經讀了三遍

約三十四歲的時候，我已讀完了獨立城公共圖書館所有的書卷，耶穌聖經讀了三遍。我曾患白喉病，經過很困難時期才恢復，白喉好後手臂、腳，與喉嚨還不舒服了好幾個月。我的妹妹沒有此病並且也沒有出過疹。

我們學校的教員沒有一個壞的，他們月薪沒有超過四十美元。我愛讀歷史，對於政府與公共服務感覺興趣，大政治家的傳記不厭詳求，我也注意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以及成吉思汗的史事。我認為是「人們做歷史，歷史不會做人的」。世界的歷史是循環的：「尤其讀到美國總統們的歷史，我覺得了解從前怎樣過去的價值了」。我總認為現代政府與國家的事件都有過去相同的例證。

我第一次有報酬的工作乃為獨立城一間藥舖服務，早晨六時半為之開舖門、拭地板、與掃除人行道，一切井井有條……還有好幾千大瓶小瓶要洗滌乾淨……每星期窗戶還要洗刷一新。在處

方的櫃頭下小壁櫥內藏有各種威士忌酒。清晨就有教堂朋友等等偷偷地吃每盎司十角，他們揩了嘴便走出去。

首次得工資三美元

我的第一次得到工資每週三塊美元，於我算是偉大的事，我的父親要我儲蓄起來，當我交給他的時候。這些清晨以及晚間的工作因學校功課繁重，數月後也就放棄不幹了。順便到一位姨母家和中表們讀拉丁文與數學，那位金髮碧眼女郎偶然又碰着了。一九〇一年我畢業於中學時年剛十七歲，華萊司小姐後為我的太太以及羅斯為我的白宮新聞秘書都是同班同學同時畢業的。

我的父親財政上頗感拮据，我於畢業的秋天便到山達斐鐵路去任記時員，每天工作十小時工資一美元又半，實際月得三十五元兼膳宿之費。後來隨父親南行不久又回來在一家報紙的收發室服務，每週七美元。父親兩度移居，我與弟弟維金到國立商業銀行工作，每月各得三十五美元。



第一次大戰中任野砲連連長時的杜魯門。

後又因父親賣掉新屋改買八十英畝的農地，我與弟弟寄寓人家，每週五美元，除房間外還有早晚兩膳，中午我們購買十角的便當到五毛錢的電影院去吃兼看電影。

不敢批評母親姑母

一九〇四年我們搬回大觀農場去和外祖母同居，因為鰥居的舅舅搬出去，我們經營大觀農場約十二年左右。

父親上承祖父宗教的遺訓治家極嚴謹，如果在父親面前批評姑母或母親必然會發生麻煩。我的胞妹為父親所最疼愛的，她上學或是觀劇父親都要弟弟與我左右保護。我的母親重男輕女……我常常想法仰承父母的歡悅，正如我對於學校的教師以及遊伴一樣，因此我常能得到我之所欲。無論在農場、在學校、在軍隊，而尤其在參議院結果都成功的。

參加堪城砲兵中隊

一九〇五年堪薩斯城的國立衛兵隊改組，我參加該中隊（砲兵）。當我第一次預派該隊的野營時，我是一名小卒。翌年我又回到農場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才離開。一九〇九年外祖母逝世，享年九十一歲，遺產六百英畝的碧山脊的農場給母親和舅舅，舅家別房對此財產權還有爭執。舅父死後遺產

就歸母親、弟弟、妹妹、與我了。大陸中部的石油礦的開發即在此時，摩根公司組織則在一九一六年，是時我充任該公司的會計，摩根研法律乃一商界人物，為我耐久朋友之一。

兼軍隊駐地酒店官

美國參加世界第一次大戰之時，我曾出力幫助設法擴充堪薩斯城的衛兵隊，我希望當個中士。後來被派兼軍隊駐紮地方的酒店官，我向每一士兵募集兩美元共得二百二十美元，因而得設立一商店，理髮店、與成衣舖；商店中兼售政府所不配給的物品，例如香煙、紙、筆、墨水等等。生意興隆，六個月後結算除本金二百二十美元外得紅利一萬五千美元。其它軍隊的酒店多虧折。我與同伴查柯遜從事此工作却有贏利。我到法國後我便昇職了與此事亦有關。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日清晨四時，我們到達堪薩斯城附近一個地方，我問接線生可否與獨立城我的未婚妻通個電話？「可以，電話是你的」他說：「如果清晨四時她不爽約的話，那她真的愛你。」我馬上通電，她也不責備我。同時我也與母親及姊姊通電，她們稍有流淚，她們頗為欣慰我是陸軍的中尉了。

拂曉起來逃過陣亡

我到紐約，那還是第一遭，我在那兒配了三副額外的眼鏡，眼鏡老闆知道我要出門去服役不肯收費。三月三十日乘華盛頓號船隻前往法國，在一個學校裏訓練五個月才到前線去。我們的據點本為法兵扼守為德人深曉的地方。我們才完成掩護步兵衝鋒的砲火，敵方便發砲致意。因此不

免恐慌，雖然失了六匹馬隻，後退時幸無傷亡。在另一地點我們發出三千發砲彈自晨四時到八時。前一晚我睡在一個森林的旁邊，在我軍駐紮之右，倘若拂曉我不起來恐怕我已陣亡了，因為德方砲火即在該處集中攻擊。八時後我們拔隊時法國的砲火從我們的頭上密集而過，結果，我的聽覺至今一聞喧嘩之聲還有困難。回來告訴法國的軍官，他不甚曉得所言何事，所以說與不說相等。

九月二十七日拂曉，少校某氏到叢林中我的寢室要我在十分鐘內向敵方發出掩護進攻的砲火

。我說該死，十分鐘內怎麼做得到。次日我們移上半英里，向德方三個砲台發射，毀其一，使其它兩個失掉作用。因此此種動作越出指定的地點，幾受軍法處分。一九一八年七月我是隊長，並佩條紋，却並沒有依照隊長領餉，十月間要求補發却被批駁，因我在先沒有「接受」此委任。一時法國報紙誤傳停戰，發生小小的震動，過了幾天少校告訴我，十一時將有停戰命令發出，一直到十時四十五分，我向委當城之東北角一小鄉村發射了最後的砲火。

看過巴黎淫蕩戲劇

一派火聲停止繼之以沉寂使人亦頭痛，這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的事。後來到巴黎去，我曾看過巴黎的歌劇，也看過福里北齊所演的淫蕩戲劇。又南下到蒙特加羅的賭場，因為穿着制服沒有下注。我們看到蒙拉哥公主進來，吃啤酒，「一個女王吃啤酒」我們平民真覺得有些詫異。翌年四月九日我們乘搭齊柏林號輪船回到紐約，五月六日奉令解職，仍回到碧山脊的農場去了。（摘譯自「杜魯門回憶錄」）

紅朝名女人康克清

陳述之

讀中外雜誌二〇一期司馬天「朱德與女人及其他」，深佩蒐集資料周詳，言人所未言，彌足珍貴。

世人皆知康克清為朱德之妻，與周恩來之妻鄧穎超，中共婦工頭頭綽綽，同為紅朝風雲人物。卻很少人知道在康克清之前，朱德還有蕭竹芬、陳玉貞、吳玉蘭等三個太太。然而民國十七年朱德在湖南未陽暴動失敗竄據井岡山不久，康克清就被朱德繼獲同居視為禁臠，當時康克清叫「康貴秀」，不叫康克清，知道她叫康克清的人很少。

民國十八年初，朱德以共僑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長統率一縱隊林彪、二縱隊劉安恭、三縱隊伍中豪流竄閩贛粵邊區時，閩西長汀、龍岩、上杭、贛南瑞金、安遠、粵東蕉嶺、梅縣、平遠等地，都有康貴秀的蹤跡。康貴秀是江西人，其時豈幾年華，體格健壯，但長得並不標緻美麗，知識水準不高，只在中共「軍政治部女宣傳隊」當一名宣傳員，另一男宣傳隊，則持石灰桶

，四出在牆壁上塗寫大字標語，女宣傳隊員每到一地，便四出找尋羣衆，鼓其如簧之舌，宣傳「打土豪、分田地」，「武裝保護工人祖國」，「蘇聯」等反動口號，煽惑民衆實行赤化暴動。主持宣傳隊的是湖南人宋裕和，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國軍圍剿共僑文件中，發現宋裕和已出任共僑社會局局長，民國三十八年宋裕和更升任內務部長。

康貴秀任共軍「軍政治部」女宣傳員時，每週總有幾個晚上離隊外宿，從不請假，別的女宣傳員既羨慕又嫉妬，常以譏諷口吻，開玩笑式的說她「昨晚又赴『軍長』之會，以渡一刻千金的春宵，能否說說此番相會甜密滋味？」（當時只有毛澤東掣賀子珍，堪與朱德看齊，但毛因肺病沉重，夫婦都留上杭較洋療養。）後來康貴秀如何改名康克清？是否「貴秀」兩字有封建意識？因而改名！抑或另有其他原因，只有康本人才知道。

康貴秀改名康克清後，好像換了一個人似

的，不但政治意識和知識水準提高了不少，而且能說善道，長袖善舞，成了紅朝婦女領導人物。也許是她隨共軍西竄陝北，先後進了一黨「務學校」，「抗日軍政大學」歷經鍛鍊的成果吧！她以一個不識之無的鄉村姑娘，跟隨朱德長期斯混，二十餘年間，閱歷既增，肆應有術，領導羣雌，活躍於紅色政治舞臺，可能由於政權內，普遍存在裙帶特權關係。

早在民國十一年，朱德留學德國，同時留德的中國學生不少；有青年黨人有國民黨人也有共產黨人，各組社團，從事組織活動。每當討論國事時，熱烈發言，爭得面紅耳赤，各為其組織說話。某次，青年黨籍的閩人鄭振濤（雲松）與朱德爭論不休，大動肝火，打了朱德一個耳光。後來朱德率領紅四軍竄犯閩西，大肆掠殺，鄭振濤在家鄉得訊，不勝慨嘆的說：「想不到我手下的敗將，竟然如此猖獗，為害國家民族，深悔當年沒把朱德打死，以致如今禍國殃民。」言下歎歎良久！